

大葆台汉墓的神秘主人

1974年,在丰台区大葆台村偶然发现一座汉墓。墓中惊现的『黄肠题凑』葬制以往只存在于文献记载中,此次系全国首次发现实物。经专家考证,墓主人是第一代广阳王刘建。



“黄肠题凑”首次面世

1974年6月8日,考古学家马希桂接到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(简称勘测处)工作人员的电话。原来,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为了深埋储油罐,请勘测处在丰台区大葆台村进行地质水文钻探,他们在两个高大土丘下发现了木炭、木头和白膏泥。工作人员听过有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报道,怀疑这可能也是个古墓,随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市文物部门。

市文物部门为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古墓,决定再请勘测处协助补探。1974年7月初,勘测处补打了13个探测孔,确定墓葬范围大致为东西宽19.1米、南北长27.6米,其中7号孔探出一枚汉代五铢钱。根据勘测结果,文物部门初步认定,这是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。

10月,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坑北部的木炭和白膏泥时,发现木炭下面有残木板,木板下是条木,越往下条木越多,大多

向外倾倒。经过一周时间发掘,四面条木清晰可见,层层垒起,形如木墙,南面正中有门。棕褐色的条木规整平直,表面光滑,木质坚硬,有些表层还有树脂油,规格多为90厘米×10厘米×10厘米,个别尺寸稍大,每根重约8.1千克,其中最大的一根重达32千克。整个木墙约由15000根条木垒成,各层条木之间无榫卯固定,多为单摆浮搁,显得不够牢固。面对如此大量木头垒起的四面木墙,大家茫然不知何物,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,这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思考。考古学家于杰查阅大量文献,提出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黄肠题凑”,为秦汉时期的一种特殊葬制,西汉时大多为皇家陵寝使用,也可以由天子赐给王侯重臣,汉代后期逐渐消失。

“黄肠题凑”到底是什么样呢?《汉书·霍光传》中曾记载,霍光死后,汉宣帝赐“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各一

具”。东汉末年学者苏林对“黄肠题凑”注释为:“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,故曰黄肠;木头皆内向,故曰题凑。”据此可知,“黄肠”是指材料和颜色,“题凑”是指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。大葆台汉墓发掘现场的四面木墙,每根条木端头都向内,与文献中“题凑”的注释完全相符。至于条木是否为“黄肠”,考古工作者向江西省木材工业所求助,经鉴定确为柏木芯材。至此,真相大白,“木墙”就是文献记载中的“黄肠题凑”。由此,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“黄肠题凑”终于第一次向世人展示出真实面目。



缜密考证汉墓主人

发掘这座汉墓时,考古工作者还在西侧挖掘出另一座墓葬。前者定为一号墓,后者定为二号墓。经鉴定,一号墓主人为男性,年龄为45~55岁,二号墓主人为女性,年龄为20~25岁。两墓东西并列,应为夫妻并穴合葬,与西汉后期逐渐流行的同穴合葬制度有所区别。

一号墓中发掘出的五重棺槨,均为上好木料,外两重为梓属楸木,内三重为更加名贵的楠木。这五重棺槨应是《汉书·霍光传》中所指的“梓宫”。墓中棺床与题凑之间宽敞的内回廊即“便房”。二号墓结构与一号墓相同,但规模略小。“天子棺槨七重,诸侯五重,大夫三重,士再重。”结合墓内出土的玉匣残片、鎏金嵌玉龙头枕等随葬品,种种迹象表明,这两座墓的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期诸侯王及王后。

西汉时期,燕国范围不断缩小,后改为广阳郡,又立广阳国。到底哪位诸侯王

葬在了大葆台?初期有人推测墓主人是燕王刘旦。

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,马希桂认为,北京在西汉中期是燕国或广阳国国都蓟城的所在地,因而一号墓主人应是燕王或广阳王,二号墓主人是他的王后。这里共分封了8位燕王、4位广阳王,根据一号墓出土的残漆器上“宜官廿四年五月丙辰丞”字样推断,墓主人在位至少24年,那只可能是燕康王刘嘉、燕王刘定国、燕刺王刘旦和广阳顷王刘建中的一人。

燕康王刘嘉墓在金代扩建中都城时被圈入城内,后被迁到顺义的燕王庄,因此可以排除。燕王刘定国是刘嘉之子,在位24年,因乱人伦、逆天道,被斥责后自杀,不应享受如此规格的“黄肠题凑”,而且墓中发现大量的武帝、昭帝五铢钱,发

行时刘定国已死去多年。据《水经注》记载,燕刺王刘旦的戾陵在梁山(今石景山区内),不应出现在丰台区大葆台。

最终,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们结合墓中棺槨形制、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,基本确定墓主人是汉武帝的孙子广阳顷王刘建。

受累其父终被封王

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,考虑到“周室虽乱而持久,秦室孤单而速亡”,因此采取“郡国并举”体制,在原燕国、韩国、齐国等地封立宗室子弟、有功之臣为诸侯王。为加强中央集权,汉初几代皇帝大力削弱诸侯王势力,燕国所辖范围从最初的100多个县不断缩减至燕王刘旦管辖初期的7个县。汉武帝共有六子,燕王刘旦为第三子,居太子刘据、齐王刘闳之后。刘闳被封8年后去世,刘据被奸臣陷害自杀。燕王刘旦认为自己居长,理应成为太子,随即派使者入长安,上疏表示想宿卫宫中,并侍奉年迈病重的汉武帝。武帝阅后大怒,将使者下狱,又以藏匿亡命之徒的罪名,削去燕国的良乡、安次、文安三县,随后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。

武帝死后,刘弗陵即位,是为汉昭帝。刘旦怀疑新帝得位系朝中大臣操纵,便暗中与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等人勾结,准备谋反。刘旦谎称在武帝时接受“得职更事,修武备,备非常”的诏令,开始私制兵甲,按天子之制造旌旗鼓车,又造谣说昭帝并非武帝之子。始元元年(前86)八月,刘泽意图起兵,但尚未举兵便被人告发,刘泽及其党羽被捕。汉昭帝追查此事,发现燕王刘旦牵涉其中,念及骨肉亲情,免除燕王之罪,而将刘泽等人正法。几年后,刘旦又与朝中的左将军上官桀、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亲姐姐鄂邑长公主等勾结,欲再次谋反。元凤元年(前80),阴谋败露,朝廷诛杀刘旦同谋,鄂邑长公主自尽。刘旦失去内应,知大势已去,心生忐忑。随后,朝廷诏书传至燕国,赦免所有官吏百姓,却唯独没有赦免刘旦,使他愈发恐惧不安。不久,昭帝派专使赐送诏书,斥责刘旦身无功而裂地分王、坐享富贵,却还想背叛朝廷,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。刘旦领会皇帝意图,用绶带自缢身亡,谥号刺王。其子燕太子刘建被贬为庶人,燕国被废改广阳郡,辖蓟县、广阳、阴乡、方城四县。刘旦成为汉代最后一位燕王。

元平元年(前74),汉昭帝去世,汉宣帝刘询即位,改广阳郡为广阳国,诏封刘旦之子刘建为广阳王。刘建成为第一代广阳王,他吸取父亲的教训,为人本分,做事谨慎,稳坐广阳王位29年。刘建死后谥号顷王。埋葬他的大葆台墓地与其父刘旦的戾陵相距较远,也许是为了向世人表示两者之间的差距。

大葆台一号墓是当时全国唯一呈现“梓宫、便房、黄肠题凑”葬制的墓地,保存尚好。1983年12月1日,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,继续向世人述说那段跌宕起伏、波谲云诡的历史。1995年,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文/于冰 引自《北京西山永定河故事》

